



殉教者 圣曼奴埃尔·布埃诺

SAN MANUEL BUENO, MÁRTIR,
Y TRES HISTORIAS MÁS

MIGUEL DE UNAMUNO

〔西班牙〕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余幼宁 赵京生 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出版社



殉教者 圣曼奴埃尔·布埃诺

SAN MANUEL BUENO, MÁRTIR,
Y TRES HISTORIAS MÁS

MIGUEL DE UNAMUNO

〔西班牙〕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余幼宁 赵京生 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川)新登字010号

MIGUEL DE UNAMUNO
SAN MANUEL BUENO, MARTIR,
Y TRES HISTORIAS MAS

本书据Espasa-Calpe, S. A., Madrid 1977年第11版译出

责任编辑 吴立平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黎东

【西班牙】乌纳穆诺 著 余幼宁 赵京生 译
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4.5 插页5 字数93千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66-1941-3/I·368

定价: 4.90元



作品简介

本书是作者于1933年将他过去发表和未曾发表的四篇短篇小说汇集成册出版的。除了《一个爱情的故事》发表在《小说周刊》1911年12月22日期上，其他三篇都是他结束放逐生涯从巴黎返回西班牙后创作的，是他晚期的作品。《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最早发表在1931年3月13日的《今日小说》第461期上，其他两篇为第一次发表。G.马拉里翁(西班牙著名作家)曾在西班牙《太阳报》1931年12月3日的报上发表评论，认为《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将是乌纳穆诺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篇，因为它最能代表乌纳穆诺小说的特点。乌纳穆诺本人也同意这一看法，他曾指出“我觉得我在这篇小说中倾注了我对日常生活的全部悲戚感”。因此，有的评论家把这篇小说看作是乌纳穆诺小说创作的顶峰。

乌纳穆诺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早期他主张全盘欧化，否定西班牙的一切；而后期他又主张探索西班牙的灵魂，肯定西班牙的一切。无论国王、独裁者还是共和国，他都加以抨击。因此，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本书所收集的四篇短篇小说里表现得也很突出。

作者简介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西班牙作家、哲学家、教育家。1864年9月29日生于毕尔巴鄂，1936年12月31日卒于萨拉曼卡。乌纳穆诺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作家，20世纪西班牙文学重要人物之一。

乌纳穆诺在中学期间接受了大量的宗教教育，但他1880年进马德里大学后，则开始接触理性论、实证论和克劳泽学说。4年后获哲学和文学博士学位。1891年任萨拉曼卡大学希腊语和文学教授，1897年发表历史小说《战争中的和平》，1900年任该校校长。从1900年到1914年是他创作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发表了《爱与儿童教育学》(1902)、《堂吉珂德和桑乔的生活》(1905)、《对生活的悲戚感情》(1913)等著名作品。1914年因公开支持协约国，被解除校长职务。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减少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发表了《雾》(1914)、《贝拉斯克斯的基督》(1920)，前者被认为是他后期小说中的最佳之作，后者则被认为是现代西班牙诗体中的最好典范。1924年因反对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统治被放逐，侨居巴黎，直到1930独裁政府垮台才回到西班牙。

乌纳穆诺是一位多产作家，上面提到的只是几部影响较

大的代表作。他是一位有造诣的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但他以散文作家著称。他是一位早期的存在主义者，作品中充满哲理，带有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他很关心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类“对永生的渴求”不断地被理智所否定，而只能用信仰使其得到满足。本书所收集的四篇短篇小说，特别是《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此外，乌纳穆诺的思想充满矛盾，他和其他“九八年一代”作家一样，一度主张全盘欧化，否定西班牙的一切；后又走向另一极端，主张探索西班牙的灵魂，肯定西班牙的一切。这一点在本书收集的四篇短篇里表现得也很突出。

本书是作者于1933年将他过去发表和未曾发表的四篇短篇小说汇集成册出版的。除了《一个爱情的故事》发表在《小说周刊》1911年12月22日期上，其他三篇都是他从巴黎返回西班牙后创作的，是他的晚期作品。《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最早发表在1931年3月13日的《今日小说》第461期上，其他两篇为第一次发表。著名作家G. 马拉里翁曾在西班牙《太阳报》1931年12月3日的《太阳报》上发表评论，认为《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将是乌纳穆诺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篇，因为它最能代表乌纳穆诺小说的特点。乌纳穆诺本人也同意这一看法，他曾指出“我觉得我在这篇小说中倾注了我对日常生活的全部悲戚感”。因此有的评论家把这篇短篇看作是乌纳穆诺小说创作的顶峰。

目 录

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	余幼宁译(1)
象棋手唐桑达里奥的故事·····	余幼宁译(38)
一位可怜的富人或对生活的幽默感·····	余幼宁译(72)
一个爱情的故事 ·····	赵京生译(107)

殉教者圣曼奴埃尔·布埃诺

我们若今生只等待基督，

那我们是人类最可怜的人。

(保罗：《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9节)

我可爱的家乡巴尔韦德-德卢塞尔纳是隶属于雷纳达教区的一个小村庄。此时，教区主教正在为我们村的神父唐曼奴埃尔，准确讲是圣曼奴埃尔·布埃诺行宣礼。正是躺在这里的这位妇女世界中的男子汉占据了 my 内心世界，他是我真正的精神之父，是我——安赫拉·卡瓦利诺的精神之父。

而对于我那早逝的生身之父，我几乎不认识他，因为还在我孩提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只知道他从外地来到我们的巴尔韦德-德卢塞尔纳，与我母亲结了婚，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他带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书，有《堂吉珂德》、《贝托尔多》以及其他一些古典戏剧作品、小说，它们是全村仅有的书籍。我小时候，经常被这些书迷住，它们给我带来无穷的梦幻。我那善良的母亲几乎没有给我讲过我父亲的点滴小事。她像全村人一样崇拜、爱戴(当然是极纯洁的)唐曼奴埃尔，以致唐曼奴埃尔的言行举止抹去了她对自己丈夫的言行的记忆。她每天祈祷时，都真诚地把她的丈夫托付给上帝。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初次见到我们的唐曼奴埃尔时的情

景，那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那时我才十岁，还是个孩子，就在他们把我送到雷纳达教区的教会学校之前。那时我们的圣人37岁左右，瘦高个儿，他的头像我们秃鹰岩的鹰冠，他的双眼像我们家乡的湖，深邃碧蓝。他吸引着每个人的目光，也牵动着每个人的心，而他在看我们时，我们的肉体似乎成了玻璃，他一眼就看到我们的心。我们都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给我们讲的东西多么美好！整个村庄都可以嗅到他那圣洁的清香，人们都陶醉在这股清香之中。

那时我的哥哥拉萨罗在美国，他定期给我们寄钱，维持着我们体面富裕的生活，他教我母亲把我送到教会学校，让我离开家乡去完成学业，尽管他并不喜欢那些修女。他在来信中说：“但据我所知，迄今那里还没有进步的市俗学校，更没有女孩子就读的市俗学校，只能因地制宜。重要的是要让小安赫拉离开愚昧落后的乡村去受文明教育。”于是我进了学校，起初我想学师范，但后来教育学令我厌倦。

在学校里，我结识了城市的女孩子，还跟她们中一些人很要好。但我仍然很关心我们村的人和事，我经常打听到他们的消息，有时还有人来看我。我们神父的名声甚至也传到学校，城里也开始议论他。修女们都向我询问他的事。

从很小我就喜欢猎奇，而且多愁善感，这至少应部分归咎于我父亲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到学校后，这种性格更加突出了，特别是跟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她很喜欢我，有时她提议我们俩同进一个忏悔室，盟誓结拜姊妹，并立血书为据。有时她又半闭着眼睛给我讲恋爱婚姻的事。从学校分手后，我就不再知道她的下落，也不知道她的命运

了，只是那时人们议论我们的唐曼奴埃尔，当我妈妈在信里给我讲唐曼奴埃尔的时候（几乎封封信里都讲），我就念给她听，她会羡慕地喊道：“你多幸运，你能生活在一位圣人身边，一位有血有肉的活圣人身边，吻他的手。你回村以后一定多给我写信，给我讲他的事！”

我在学校里过了5年，5年的学校生活就像拂晓的梦，已在我久远的记忆里消失。15岁时我回到了我的巴尔韦德-德卢塞尔纳。现在我的家乡就是唐曼奴埃尔，这里的山山水水都与唐曼奴埃尔联系在一起了。我迫不及待地渴望了解他，置身于他的保护之下，让他来给我划定生活之路。

听说他曾就读于神学院，以便照顾他的一个刚刚孀居的姐姐的孩子，承担起做父亲的义务。在神学院里，他以思维敏捷、才华横溢而出类拔萃，但他拒绝了通往神职人员锦绣前程的聘请，因为他只想属于他的巴尔韦德-德卢塞尔纳，属于那指望着他的依山傍水的弹丸村落。

他是多么热爱他的教民！他的生活就是调解夫妻不和，帮助父亲降服桀骜不驯的儿子或帮助儿子劝说父亲，鼓励那些消沉厌世的人，替死者超度亡灵。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在我刚从城里回来时，拉沃纳大婶那丢失了的不幸的女儿回来了。这位姑娘只身带着一个婴儿，已对生活完全绝望。唐曼奴埃尔一再劝说她过去的未婚夫佩罗特娶她为妻，并收养那个婴儿作自己的孩子，他对佩罗特说：

“做这可怜的孩子父亲吧。”

“可是，唐曼奴埃尔，如果这不是我的过错……”

“谁知道呢，孩子，谁知道呢……！何况这里没有过错的问题。”

在唐曼奴埃尔高尚情操的感召下，佩罗特收养了那个孩子作儿子。现在可怜的佩罗特残废瘫痪了，那个孩子成了他生活的依靠和安慰。

圣胡安节的夜晚是一年里最短的夜晚，那些可怜的女人和不少男人都到我们的小湖边去，他们就像着了魔，像癌症患者一样不能自制。唐曼奴埃尔决心把小湖变成净水池，他要使他们的病症减轻，甚至痊愈。他的出现，他的目光，特别是他的话语，他那神奇的声音具有浸入肺腑的权威性，顿时起了奇迹般的治疗效果。随着他名望的提高，周围的病人都被吸引到我们的小湖边，吸引到他的身边。一次，一位母亲来求他给自己的儿子施法术，他凄楚地一笑，说：

“主教大人没有准许我施法术。”

他尤其注意人人都要穿戴整洁，如果谁穿着破了的衣服，他就会对他说：“去找司事，让他给你补补。”司事就是裁缝。新年那天人们去祝贺他成为主的圣徒（他的主就是我主耶稣），他希望所有人都穿上新衬衣，如果谁没有，他就送给他一件。

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慈爱；如果说他对某些人更好，那就是对那些更不幸的人，对那些有生理缺陷的人更好。村里有个先天性痴呆人——傻子布拉西里奥，唐曼奴埃尔对他就格外怜爱，甚至还教他学习一些东西，那简直是奇迹，他居然还真学会了。这是因为唐曼奴埃尔点燃了他尚存的智慧的火星，使他能像猴子一样模仿唐曼奴埃尔说话。

最神奇的是唐曼奴埃尔的嗓音，一种催人泪下的嗓音。每当他主持大弥撒或隆重的弥撒时，他吟唱序祷的歌声震撼教堂，震撼每个在场人的心田，歌声飞出教堂，徘徊在小湖上空，回荡在大山之间。在耶稣蒙难日布道时，他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声音使整个村庄为之震颤。就好像是我主耶稣基督本人在喊叫，就好像那声音是从耶稣受难像上发出来的，多少母亲都把自己的痛苦忧伤倾注到他的脚上。一次唐曼奴埃尔的母亲听到了这喊声，忍不住在教堂的地上，她坐的地方喊道：“我的孩子！”立时所有人都泪如雨注。就好像那母亲的喊声是从小礼拜堂里的心上插着七支箭的悲痛的圣母像那半张着的嘴里发出来的。随后，傻子布拉西里奥在街巷里不断用凄楚的声音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那声音就像回声，所有听到的人眼眶里都闪着激动的泪花，都为傻子布拉西里奥能模仿成功而感到欣喜。

他对人们有一种威慑力，以致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谎，人们不用到忏悔室就会向他忏悔。邻村曾有一个涉嫌犯有死罪的嫌疑犯，法官是一个蠢材，他不了解唐曼奴埃尔，竟对他说：

“唐曼奴埃尔，看看您是否能让这骗子招供。”

我们的圣人说：“为惩处他？不，法官先生，我不干，我不会让任何人讲出要置他于死地的真相，那里，他和上帝……人间的司法与我无关。我主耶稣说：‘不要去审判，不要去做法官。’”

“可神父先生，问题是我……”

“我懂，法官先生，您把属于凯撒的献给凯撒，而我把属

于上帝的供奉上帝。”

在出去时，他目光炯炯地看着嫌疑犯，对他说：

“要看上帝是否宽恕你，这是唯一重要的。”

全村人都去做弥撒，尽管大家只是为了去听他布道，去看 在祭坛上容光焕发的他。我们村有一种祈祷仪式，全村男女老幼上千人都汇集到教堂里，大家齐声背诵：“我相信万能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所有人的声音都汇集到一个声音里，就好比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山，那山巅就是唐曼奴埃尔。当背到“我相信肉体复活，生命永存”时，唐曼奴埃尔的声音就像潜入湖底一样，合入大家的声音里，他闭上了嘴。我仿佛听到了钟声，听说在村旁的湖底沉睡着一个陷落的小镇，在圣胡安的夜晚可以听到那沉入湖底的镇上的钟声，那是沉入我们全村人精神之湖的小镇的钟声，我仿佛听到了我们天主教大家庭里那些在我们身上复活的亡灵的声音。后来，在知道了我们圣人的秘密后，我懂得了这就好像在荒漠里行进的一群人，在接近终点时，首领倒下了，其他人扛着他，要把他那无生命的躯体葬入目的地。

其他人不想死，像抓住救命的锚一样紧紧抓住他的手。

他布道时从不抨击无神论者、共济会员、自由派或异教徒。村里既然没有这种人，何必去攻击他们？他甚至也不谴责那些坏报刊。然而他布道时最常讲的一个课题是批评那些流言蜚语。因为他宽恕一切，宽恕一切人；他不愿相信有谁居心叵测。

他常说：“有嫉妒心的人往往是那些自认为被人嫉妒的人，进行迫害的往往是那些受害妄想狂。”

“可是，唐曼奴埃尔，请注意您的意思是……”

“我们既不应该过分注意想说但未出口的意思，也不应过分注意没想就脱口而出的话……”

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积极行动，从不袖手旁观，他不承认无事可做。当听人讲无所事事是万恶之源时，他总回答说：“万恶之最是好逸恶劳。”一次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好逸恶劳就是想无所事事，或是过多地想已做了什么，而不想应该做什么。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敢做敢当，坏莫过于知错不改。”干！干！从那时起，我理解了唐曼奴埃尔不愿游手好闲，不愿独自一人，是因为有某种思想支配着他。

因此，他总是有事做，他还常常找事做。他很少为自己写什么，他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稿或笔记什么的，然而他却以代他人书写家信为好，特别是代母亲们给她们不在身边的孩子写信。

他也从事体力劳动，用他的双手帮村里人干一些农活。在打谷季节，他就去场院，一边帮着打谷扬场，一边开导大家，给大家解闷儿。有时他还替某个病人干活。严冬的一天，他碰到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孩，孩子的父亲让孩子到很远的山里去找一头牛。

唐曼奴埃尔对孩子说：“喂，你回家去暖和暖和吧，告诉你爸爸，我去找。”

当他牵着牛回来时，碰上那位父亲正满面羞愧地出来找他。冬天他把木柴分给大家。村里原有一棵高大挺拔的胡桃树，他孩提时曾在它的树荫下玩耍，所以他叫它“母亲胡桃树”。他每年都把树上胡桃送给大家，当这棵树枯死后，他锯下树干带回家，把它劈成六块木板放在床下，然后把剩下的木柴送给穷人取暖。他还常常做些球给青年们玩儿，还给孩子

子们做不少玩具。

他经常陪医生去出诊，帮医生抄写处方。他尤其对妊娠和哺育孩子感兴趣，他认为“吃奶与荣耀”和“小天使”是对神明最大的亵渎，孩子的死亡会使他悲痛万分。

一次他对我说：“孩子出生时已经死了，或者刚出生就死去和某个人自杀，对我来说是最无法接受的事：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孩子！”

一次，一个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轻生者的父亲（一个外乡人）问他是否能给他的孩子一块墓地时，他回答说：

“当然要给，因为在最后的时刻，在他弥留之际，他肯定后悔了。”

他还经常去学校帮助老师教学，不仅上教义问答，还上其他课程。因为他害怕无所事事，与世隔绝。他经常参加村里人，特别是青年男女的舞会。他不只一次亲自敲起长鼓为青年们伴奏，要是别的神父，会认为这是对神职人员的恶作剧，大不敬，而他却认为这种集体舞蹈具有神圣性，可以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奉告祈祷钟一响，他便放下鼓和鼓槌，摘下帽子，和大家一起念诵：“上帝的天使向马利亚报信：蒙大恩的女子……”最后是“现在，为了明天而休息。”

他常说：“最重要的是全村人都高兴，大家都生活愉快。生活愉快是第一重要的。在上帝召唤之前谁也不应该想到死。”

“但是我想，”一次，一位刚刚孀居的女人对他说“我想去找我丈夫……”

“为什么？”他回答说，“你应该留在这儿为他祈祷，把他的灵魂托付给上帝。”

在一次婚礼上他说：“啊！要是我们湖里的水都能变成酒，变成一种甜酒，给人带来欢乐却不醉人，或至少是使人沉醉在欢乐之中……”

一次，几个可怜的杂耍艺人路过我们村。首领是个扮演小丑的，他的老婆病得很厉害，还怀着孕，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当那小丑正在广场上逗村里孩子们甚至大人们开怀大笑时，他老婆突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必须离开。她离开时，她的丈夫，那位小丑痛苦地看了她一眼，而孩子们正哄堂大笑。唐曼奴埃尔保护她来到客栈所在街区的一个角落，帮助她安然地离开了人世。演出结束后，全村人和那个小丑都知道了这个噩耗，一齐来到客栈，那可怜的小丑声音里带着哭腔说：“神父大人，人们都说您是一位真正的圣人。”说着，他走近唐曼奴埃尔，想吻一下他的手，但唐曼奴埃尔抢前一步，抓住小丑的手，当着众人说：

“尊敬的滑稽演员，你才是圣人，我看了你的演出，领悟到你演出不仅是为了养活你的孩子们，也是为了给其他人的孩子带来欢乐。告诉你，在你演出，给大家带来欢笑时，我已经把你的老婆，你孩子们的母亲托付给上帝了，她已在上帝那里安歇了。你总有一天会和她团聚，到天堂去给天使们演出，他们也会用笑来回报你。”

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哭了，既因悲痛，也因一种不可言状的欣喜，这种欣喜冲散了悲痛。后来我才懂得，唐曼奴埃尔那冷静的乐观是他用以掩饰他永远摆脱不掉的忧伤的一种暂时的表面方式。

他似乎是在以这种不停的活动，以帮助大家干活、娱乐来逃避他本人，逃避孤独。他常常说：“我害怕孤独。”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时不时到湖边去，到那古老的隐修院去，那里似乎还沉睡着那些历史已经把他们遗忘了的虔诚的西斯特尔教团的教士们的亡灵。那里有帕德雷·卡皮坦的祈祷房，据说墙上还留有他苦修时溅上的血迹。我们的唐曼奴埃尔在那里想什么呢？记得一次在谈到那个隐修院时，我问他怎么没想到到隐修院去，他回答说：

“这不仅是因为我有孀居的姐姐和外甥要我照顾，上帝会帮助穷苦人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不是生来做隐修院修士的，与世隔绝会窒息我的灵魂。至于隐修院，我的隐修院是巴尔韦德-德卢塞尔纳。我不应独自生活，也不应独自死去。我应为我的村民而生，为我的村民而死。如果我不拯救我的村民，怎么拯救我的灵魂？”

我说：“可确有与世隔绝隐修的圣徒……”

“是的，上帝给了他们甘守寂寞的美德，却不肯给我，我必须认命。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灵魂而丢弃我的村民。上帝这样塑造了我。我不能忍受孤寂，我不能独自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这些就是我从雷纳达教会学校回到我们的隐修院巴尔韦德-德卢塞尔纳时我对唐曼奴埃尔的了解，那时我还是不到16岁的小姑娘，他的这些事迹赢得了我的信赖，因此我一回到巴尔韦德-德卢塞尔纳，立即拜倒在他的脚下。

“你好！西莫纳的女儿，”他看到我时这样对我说道，“你已长成大姑娘了，学会了法语，学会了绣花、弹钢琴，谁知